內觀通訊　2022年1月

法語

Na gāmadhammo nigamassa dhammo,
na cāpiyaṃ ekakulassa dhammo;

Sabbassa lokassa sadevakassa,
eseva dhammo yadidaṃ aniccatā.

—Apadānapāḷi 2.3.82,Kuṇḍalakesīvaggo.

不只是村莊和小鎮，也不只是單一群體，而是整個世界連同諸天神祇：全都是無常變化。

— *譬喻經 2.3.82 Kuṇḍalakesīvaggo*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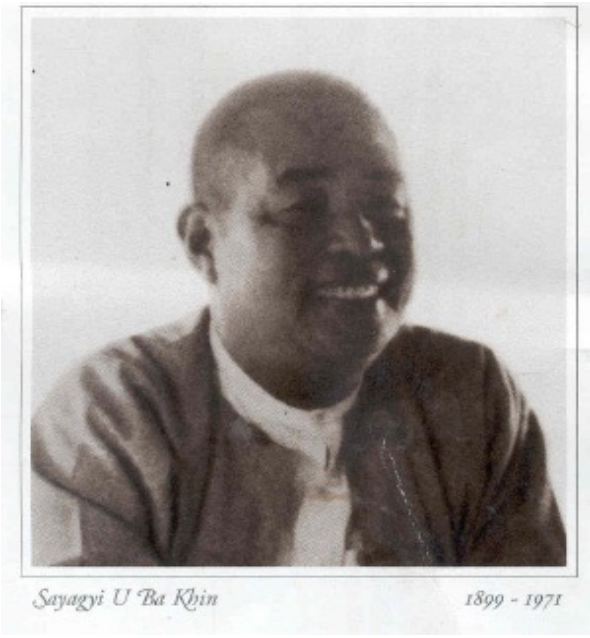
Last Moments of Sayagyi U Ba Khin
烏巴慶老師的最後時刻

— 來自巴布拉爾・葛印卡的信
（老師的兄長）
仰光，1971 年 1 月 23 日

沙地雅弟弟，

於 1 月 16 日我託賈地許・丘坎尼帶了幾封信給你，他應該已交給位於加爾各答的香卡爾兄弟。我從你的電報中得知你將於 17 日在菩提迦耶舉辦一次禪修課程。我們聽到此消息都十分欣喜。至於你對烏巴慶老師與薩亞瑪的致意，他們回應道：『安雅，安雅，安雅，』（分享功德）

當我們於 17 號禮拜天前往國際內觀中心時，烏巴慶老師那時看起來健康無恙。我與丘司馬弟弟回去那參加夜間共修。烏巴慶老師說前一天胃感到嘔心難受，但在為法服務時還是去克服一下。『我願意為法奉獻生命。』他補充說道。或許是被蚊蟲咬到，他的右眼周圍有些腫脹，當天道天奇醫生也在現場，他開了藥給老師服用。


Sayagyi U Ba Khin　1899 - 1971

烏巴慶老師接著說：『我食物吃了太多，肚子變大了，我必須減少飲食。或許正因如此，我感到胃部的這側面疼痛。』丘司馬兄弟因熟知健康知識，便說道：『你可以減少飲食，但必須多吃水果。』奇醫生回應：『不，你的飲食沒有過量，請不要減量，不然身體會變得虛弱。』結束会談之後，與烏巴慶老師致敬完，我們大約 9 點鐘離開中心回到家。烏巴慶老師那時在禪堂的對談當中完全沒有呈現任何異狀。

但到了隔天下午的 3 點 30 分，烏奇丁打電話來說老師吐血了。歐姆・普拉凱西醫生正在參加一場醫療會議所以無法前來，所以改找烏慶淼醫師。我也被要求盡快前往中心，好一起策畫接下來的行動。班瓦利在家，所以我把他帶上車，在去往中心的路上接了丘司馬，他比較熟於處理病痛相關的事宜。檢驗報告結果顯示出敗血症，奇醫師說烏巴慶老師現在必須住院。

送往醫院

我決定去請示烏慶淼，他若能提供一封信給醫院，會讓過程容易許多。我跟丘司馬去到他家，並告訴他情況，他回答道：『必須馬上讓他住院。』但我們請他先來看看老師，然後再遵照他的建議。他前來發現烏巴慶老師的肚子鼓了起來。他壓了壓並問會否疼痛。烏巴慶老師答道：『不會痛。』隨即他在醫生面前又嘔出鮮血，醫生則說請即刻將他送往醫院。他寫了封信申請急診，並通知外科醫生將一切準備就緒。他並且打電話給血庫，請他們運送醫師先前有告訴他符合老師血型的四瓶 A 型血至病房。

我前去送老師到醫院，醫師面對我懇求的眼光，回說道：『肝有點問題，他會在短時間內失去知覺。由於事態緊急，我們必須立即輸血。』在救護車抵達後，醫師就回去了。我們所有人陪同老師到醫院，當他一住進病房後，外科醫師和護士就開始忙碌起來。烏慶淼的一通電話和奇醫師在場，讓一切都不一樣，因為奇醫師認識醫院所有人員。打著點滴，老師的脈搏、血壓和其他的指數都正常。7 點左右，住院醫生來到病房，並請我們所有人離開，因為探病的時間已經結束了。晚上我與丘司馬和馬丹吉・柯蒂雅回到醫院時，老師已經輸完血。馬丹吉與烏慶淼非常要好，請他要特別照顧老師，那時老師還很清醒，情況尚可，沒有絲毫的不安與焦慮。我們在把中心的幫傭留下來觀察老師之後就回家了。我們聽說老師那晚睡得很好，然而，在清晨 3 點他又嘔血了，隨即又平息了下來。

早晨 7 點鐘烏奇丁請我們聚集在他家，以便討論後續行動。我建議我們應該請一位看護 24 小時照顧他，讓他盡可能感覺到舒適，並遵守醫生們的建議。我想烏奇丁在提到後續醫療費用事宜，對此，我們表示我們會全額負擔這些費用後便離去。

到了 9 點鐘，烏奇丁打電話來說因扎針時血流不暢，必須在皮膚上動手腳，才能夠輸血。『這樣較容易處理。』他說道。烏巴慶老師同意了，但或許是他的皮膚較厚，難以找到他的靜脈。護士們、奇醫生和外科醫生嘗試了約莫半小時都徒勞無功。我們都被烏巴慶老師的堅忍震攝，面對疼痛他從未皺眉和移動身軀。當他們嘗試找出他的靜脈，他只是閉上眼睛靜躺在那裡，像是沒事發生一樣。現在看起來都沒事了，薩亞瑪和烏巴波去找護士。9 點鐘時當我正要去禪修，烏奔先前來告訴我說烏奇丁打電話到他家，希望共同商議，我問：『商議商議什麼？我們必須遵循醫師的指示，我們不是專業人士。我們要討論什麼？』之後他便離開了。

稍後，烏奇丁打電話上來，說烏巴慶老師狀況不佳。所以我打電話給班瓦利並對他說：『你去醫院，晨間護士來了你就回来。』我與普拉拉吉聯繫，他說烏巴慶的兒子烏田昭和奇醫師的先生一起來了。他說烏巴慶老師又開始吐血，所以需要輸更多血。普拉拉吉打電話給血庫詢問：『你們是否提供血液？我們想要購買。』他告訴我他已訂下三瓶血並送往病房。

這時，被派去醫院的班瓦利還沒有回來，也沒有任何消息。奇醫師打電話給醫院告知烏巴慶老師狀況不佳。我把這消息告訴喬司馬和普拉拉吉，然後坐公車前往醫院。我在門口遇見奇醫師，他說：『趕快去把烏巴慶老師離院的文件備齊，因為已經回天乏術，所以我們想要把他帶回國際內觀中心。』我沒有開車，但巴波剛好到來，我們坐上他的車離開。我們要求醫師準備離院文件，告知他說我們想讓老師回中心度過剩餘的時間。醫師說由於通往四肢的血壓過低，因此血液無法流通全身。但血液已流到肩膀的靜脈，病情將會好轉。可能可以透過手術來改善，但他的身體沈重且年紀已長，我不太建議動手術。如果必要的話，我還是可以打電話給外科醫生動手術。如果將他送回去中心，他該怎們接受治療呢？請別擔心，他的情況還沒那麼糟。』

烏巴波說如果我們送老師回到國際內觀中心，在沒有醫療指導的情況下如果發生事情，我們會被譴責的。所以，在還沒有跟醫師諮詢之前，我們什麼都不該做。我們在醫院的門口遇到巴波的助理，他敦促我們趕快上樓去看老師，他的病情已惡化。我們跑上樓，非常震驚地看到他已經被送到加護病房，戴上氧氣罩準備要輸血。大約有 50 名印度和緬甸的學生圍繞著他。他看來已走到生命的盡頭，呼吸斷斷續續的。然後，呼吸越來越慢直到停止，身體也不動了。

最後的旅程

最後，我們決定在 1 月 21 日下午 2 點，安排送葬隊伍從國際內觀中心前往火葬場，然後在 3 點舉辦最後的儀式。這事件被刊登在報上，訊息傳至曼德勒和眉苗。烏科雷從眉苗前來，那辛從曼德勒前來。因為不想要影響到你，我們只告訴你他的狀況很差。那天晚上，我們以薩亞瑪的名義傳送一份長長的電報給你，願你可以於 17 日繼續你的禪修營，而不受到干擾。

關於資金的部分，大家都非常踴躍地募資出一大筆。每個人都希望以隆重的典禮舉辦儀式。

送葬隊伍和火葬

1 月 20 日星期三，我們舉辦了供僧活動，有 31 位比丘出席。

喬達吉尊者令人印象深刻。他於烏巴慶老師遺體所放置的禪堂中唱誦了三皈依、五戒和三寶經，我們學生們就坐在關房裡。將水澆灌在地上的儀式由他的兒子烏田召負責。大家討論是否要將他的遺骨和骨灰葬在當地，在上面蓋一個紀念館，但尊者持反對意見，他說只有四種人的遺骨和骨灰能被禮敬：佛陀、辟支佛、阿羅漢和轉輪聖王。埋葬烏巴慶老師的遺骨並不恰當。再者，應該將之獻給河流。如果大家願意的話，還是可以蓋一座紀念館。

隨後，大家決定於 1 月 21 日星期四的 4 點鐘，一小群人從火葬場收集他的骨灰，沿仰光河搭乘海關局的摩托艇，穿過內沙洲，在那裡他的骨灰將被灑入風中。

為了表示烏巴慶老師崇高的地位，四個黃金傘蓋裝飾在棺木的四個角落，標示他尊貴的身份。在緬甸每當一位在家居士要出家，他會先穿著皇室的衣袍，由隨從撐著黃金傘蓋庇護著。當這位即將成為比丘的人抵達精舍時，他會脫下皇室的衣袍和所有的配件，剃掉頭髮成為了一名比丘。

星期三，我們在市集買了水果、甜食和其他食物，將他們送到中心來供僧。比丘們離開後，於 11 點鐘烏巴慶老師備受尊敬的遺體靜躺在法堂的棺木中，被放置在法堂的高台上，高台飾以金色的裝飾和雨傘。棺木中的遺體繞開放平臺走圈後，棺材才被小心地抬入吉普車隊。

每個人在星期三清晨 5 點鐘堅決靜坐一小時，在星期二和星期三的早晨和夜晚，和星期四的清晨，我們都騰出時間在他的遺體旁靜坐。

我們於星期四舉辦了另一場供僧活動，喬司馬兄弟在家裡準備好印度料理，供養這 31 名比丘。比丘們唱誦三寶經、三皈依和五戒，當我們宣說：『沙都，沙都，沙都。』時，老師的兒子將水澆在地上。

中午前，又有 42 名比丘前來，總共有 72 名比丘接受僧袍、傘具、拖鞋、毛巾、肥皂以及其他的供養。許多在家男眾和女眾學員、比丘尼和其他人都來頂禮。

一些資深的官員也來了。群眾聚集了起來，總共有 300 至 400 輛車和 13 台巴士，送葬隊伍大約有 1500 至 2000 人，來送老師最後一程。

所有人都領到飲料，手扇子也分發出去，上面寫著“諸行無常”的巴利文 Aniccā vata saṅkhārā，也正是你從菩提迦耶的電報中所寫到偈。

送葬從下午 2 點鐘出發，3 點鐘抵達到火葬場，3 點 5 分老師的遺體就被火化，直到 4 點鐘才完成。骨灰和剩餘的遺骨放進了甕，大家才離開。我們有 10 位前往加爾各答路碼頭，連同烏巴慶老師的兒子，大約有 15 位搭乘海關局的摩托艇在河上行駛，直到通過了內沙洲。在那裡，我們每一個人都對骨灰做最後的禮敬，並在太陽西下時將骨灰撒入河流的中央。穆拉里（葛印卡老師的兒子）一位熟悉攝影的同學也被邀請，由他拍攝將全程記錄下來。我們會再傳照片給你。

中午行程開始前，莎雅瑪說：『那些以老師的名義所做的儀式本質上是世俗的，但如果要分享功德，身為弟子的我們必須在每日早上 7 點和晚上 7 點靜坐一小時，直到最後一天的灑淨。緬甸人視第七天為功德分享日。他在星期二離世，依據常規每個人都必須禪修至 25 日星期一。

喬司馬、普拉拉吉、許多家庭成員和緬甸學生都來參加每日清晨與夜晚的共修。每間關房坐了 3 至 4 名禪修者。我們家的小孩連續三天早上和晚上都去靜坐。

烏巴波和其他人對於開銷有些顧慮，但捐款踴躍所以無需減少支出，對此我們都感到欣慰。於 25 日，31 名比丘在清晨 5 點被邀請前來送慈心並分享功德，他們也被供養了餐食。在喬司馬和普拉拉吉的指導下，一個廚師團隊被請來徹夜準備印度料理。大約有 500 至 600 名學生、與烏巴慶老師親近的人和他的同事等，都被招待一份印度餐和甜點，一直持續到中午，一切進行順利。

胡佛先生寄給烏巴慶老師的信件在老師去世的隔天才抵達，他寫道：『依循您的要求，我會持續地傳法，但我猶豫著，因為我知道我沒有一個合適的場地。但是我會於 25 日至隔月的 5 日期間靜坐，然後開始進行教導。』薩亞瑪也寫了通電報給胡佛，要他按照預先安排好的計畫進行，並告訴他老師將與他同在。他回應：『我會依照計劃於 25 日靜坐．』

我們也送了電報給你，告訴你於 17 日開始的禪修營必須繼續辦下去，這會使所有人感到安然。烏巴慶老師雖已逝去，但他的法教長存，這讓我們感到法喜充滿。

薩亞瑪告訴我：『寄通電報給葛印卡告訴他不用擔心，他應按計劃持續舉辦課程，老師會持續幫助他傳法。』我則在 20 日以她的名義發了電報給你。雖然這裡的活動還沒有確認，但薩亞瑪
會在每日清晨與夜晚來到中心，烏天毅和其他人也會一起來。每個星期四和星期日，所有學員都會在每天晚上進行一小時的堅決靜坐，到晚上 7 點結束，並分享功德。接續先前的時刻表，星期日早上的堅決靜坐會持續進行，每個人都可以來參加並分享功德隨後離開。雖然有人會整天在場，但警衛拉敦會將門都鎖上，以防止不明人士進到中心。

你的學員中有許多想來緬甸的，寫了信，信都已經在這。在商討過此事後，我們決定不該拒絕任何人。歡迎每個想要來參加的人，我們會做好必要的安排。
烏可雷寫了兩篇緬甸文與英文的文章給每日報紙，請烏天毅寄送出去，但直到現在還未出現在報紙上。或許是資訊部尚未核准，也或許會在稍後刊登上去。他們刊登了我會再寄給你。

許多致敬的電報來自塔帕里亞加、莫提拉爾吉，和來自比瑪伐拉姆的瑪旦拉爾・柯蒂亞的兒子歐姆。普拉卡虛吉醫師對於老師的離世表達遺憾。他覺得老師的疾病只是個微婉的說法，因為當他需要走了，他便會離去。

謹啟，

巴布拉爾・葛印卡

孟買
1971 年 2 月 20 日

親愛的巴布拜亞，

合十！

今天我來回覆您先前的信件。

您於 1 月 23 日寫下關於烏巴慶老師的病況、治療過程和死訊，圓滿了我想知道老師最後時光的心願。讀到您代表葛印卡家族對於烏巴慶老師最後儀式的貢獻，符合其崇高的身份，讓我的心感到滿足。是的，讀到整個典禮所呈現出來的恩典和嚴肅真的令人欣慰。且讓我告訴你我所經歷的事情。在 1 月 21 日 2 點鐘，當我還在與大約 100 名禪修者靜坐時，現在估算起來，大約是烏巴慶老師的火葬時間，我感覺自己彷彿坐在熊熊大火旁邊。熱氣是如此的沸騰令人難以承受。大約在 3 點鐘左右當我在練習慈悲觀，了知一切終歸灰燼，我感到一種無與倫比的平靜貫穿全身。在禪修時我唱了以下的詩句：

Cāma jalī jyūṃ pāparī̱, ghāsa jayāṃ hī keśa;

Hāraṇ jalyā jyūṃ lākarī̱, rahī rākharī̱ śeṣa.

『皮膚就像樹皮被燃燒，頭髮就像草被燃燒，而骨頭像是木頭，剩餘的只有灰燼。』

現在，當我讀到你對於整個事件的描述，一切真的只有灰燼。

我的另一個經歷是在 20 日與 21 日，當時這裡下著暴風雨；在 1 月 25 日與 26 日當緬甸的喪禮正在進行期間，這裡的大雨一直下個不停。

我現在忙碌於法的工作，並沒有時間來好好寫書。除了想書寫緬甸羅摩衍那的評論，我內心從未停止要寫關於緬甸這個國度的好書。為此我在緬甸收集了許多書籍，我不知道是否有可能將它們都運來孟買。

我的許多文章都被刊登在數份緬甸報紙上，我把它們寫在登記簿上。如果可以的話，請將該登記簿連同其他的登記簿和有我文章的練習本一起寄給我。許多跟法相關的筆記和本生經的故事都寫在練習簿上。我也編輯了關於戒定慧巴利文對句，放置在資料夾中，如果可以一起寄給我就太好了。請將任何可以方便運送的書寄給我。我會寄給你一份書籍的長清單，這些必須要請人親自帶過來，至於其他的書和筆記本可以託海運。

謹啟，

葛印卡